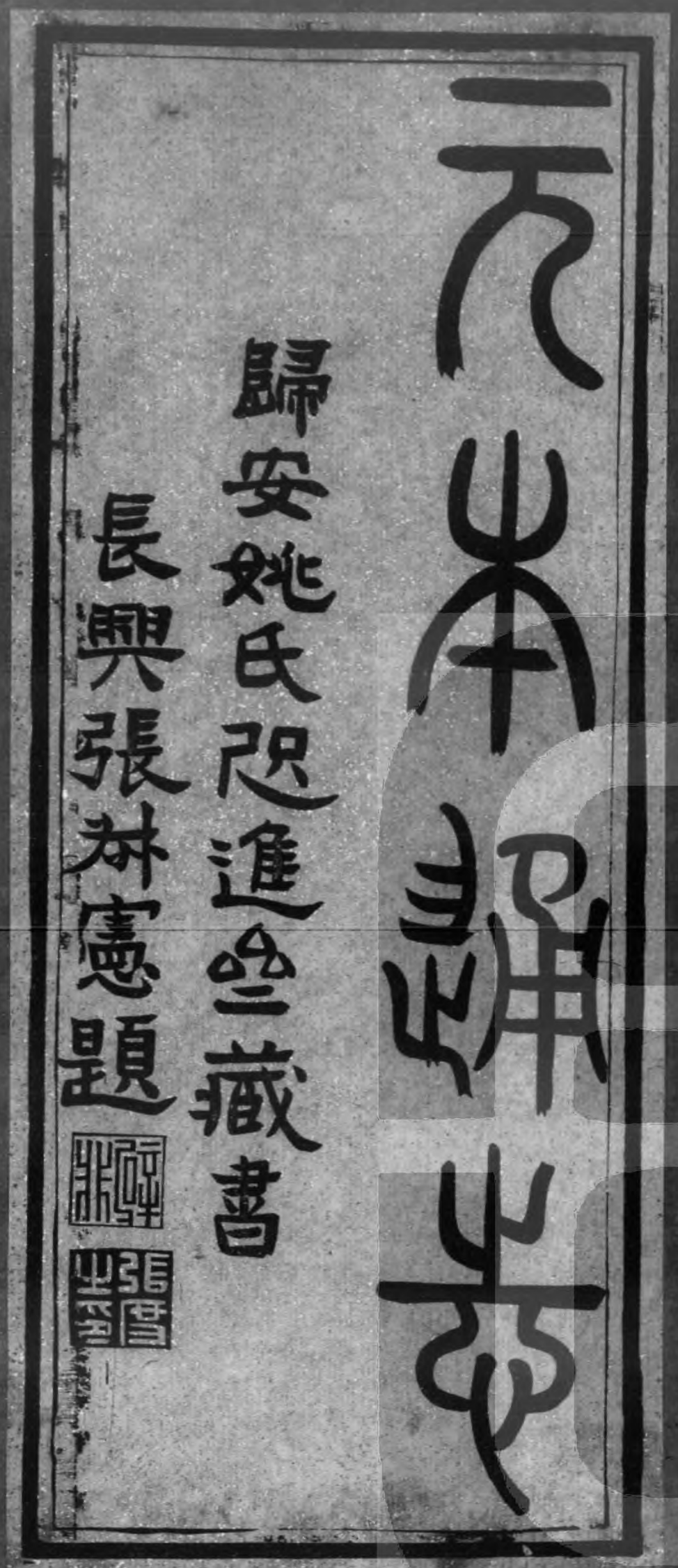

元和縣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後漢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絹

度尚 抗徐張磐　楊琁　班彪 子固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寔朗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子敞 玄孫閎

張酺　韓棱　周榮 孫景　郭躬 弟子鎮

陳寵 子忠　班超 子勇　梁慬 何熙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兄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冀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少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孰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伏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爲京輔都尉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

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叅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盜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稀發吏民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還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二百餘人稱便者攻厭次城殺長史轉入高唐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劫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黨衆浸盛乃還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

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又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猶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聞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嘗募張捕及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常豐稔初平中卒官子眞在逸民傳

縣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屢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千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掠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皆於當塗山中立建年號置百官遣司馬黃虎攻沒合肥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收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稱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憲舉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遣大鴻臚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嬰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

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首萬餘人
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
旅而還以撫高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
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
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孝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
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
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
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忘欲去惡
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
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
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
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
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
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
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
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

時長沙蠻寇益陽遣聚積父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略江南陵閒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荊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萬討之詔命有司祖于國門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官輒隱匿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執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貴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掾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儵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

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遂復爲廷尉時山陽太守單
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
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
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
爲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言推步
之術拜降虜校尉終於家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
所推舉積困窮乃爲市長稍遷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
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
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民飢尚開倉廩給營
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
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
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
皆沒遣御史中丞盛脩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六
百餘人應募不得賞直緄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
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持節督荊州刺史劉
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
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

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
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
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二屯多獲珍寶而陽
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
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
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
并力攻之申令軍中忽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
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
富數世諸鄉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卜何足介意衆聞感
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
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
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
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恣復作亂與桂陽
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
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
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突騎二萬六千人
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勦討擊大破

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荒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鬢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桓東鄉侯五百户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户并前千户復以尚爲荆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懷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赦見原磐不出何哉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慝荆州殄渠帥餘蠭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無大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見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僇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獄終不虛出望

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來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一延熹五年卒於官

楊琁字璣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戊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到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蒲拜反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令馬車居前順風鼓之爲兵車壽殼弓弩尅共會戰乃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被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簽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

又言爲凱所誣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旋拜議郎
凱反受誣人之罪旋三遷龕
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
骸骨卒於家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
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
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
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云
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

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政本根既微而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勢然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土有尊卑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
朝因籍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
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
世葉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
周漢之競可也至於但見黑子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

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豈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及融徵還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紀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依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言右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秦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楚漢元至武則絶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浮俠則賤守節而貴浴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令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邛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

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詳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暇也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
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虔復辟司
徒王音肅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
多闕虔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
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
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
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
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

無違者故成三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爲
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
導太子以法術賈生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
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
修習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
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
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

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請
間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
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
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固字孟堅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
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
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
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
冠奏記於蒼薦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晉馮扶風掾
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弘農功曹史殼肅
言此六子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宜蒙徵納以輔高
明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
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
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
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
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

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元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撰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潛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因感前世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靦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泉流

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酆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十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闤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嶷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

緣其隈鄂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雘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菜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

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嶺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神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綮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淫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嶉崖而衡闊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

不可殫論增盤璀嵬鏊鏗炤爛殊形詭制每合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椒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愔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繡不露形裒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侠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壁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切玉階形庭碝碱彩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肴蓋以百數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謓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辟之廉孝虎賁贊衣闈丑闇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蕤路經營緻塗飛閣自未

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紆長樂陵壇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從善駕上西門而遊觀攀櫹槮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累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杳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楯雒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顧倚若顛墜而復薺魂悅悅以失度巡廻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徬徨步南道以縈紆又有靈臺高峙觀象天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涯之洋洋唐中而後太液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嶄嶄瀲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嵽嵲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顯氣之清冥騁文成之玉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閒庭寶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奏狡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

內闚飛豹上霤接翼側是集森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
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置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
四面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
苑門遂繞豐鄗歷上蘭六師發肯百獸駭窘震震燐燐
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川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
而少息爾乃期門陪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
獸駭值鋒機不虛揣發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飛
麗紛紛繽繽稠纏風毛雨血灑野丘積天平原赤勇士萬
夫抗失不對狼藉巖窟爾乃移師北險並蹈潛穢窮虎奔
突狂兕觸蹙許少施巧秦成力士搏搶飄狡捷猛噬脫角
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羆羅膺摧拉骨碎越峻崖
蹙巉巖鉅石隕松柏仆蕤林摧草木無餘禽獸
珍夷天子乃登靈臺上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埶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
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
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罷勞逸齊大路鳴鑾容
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
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蕙發色曄曄

猗猗若搞錦布繡爛燦燁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
鸛鸛鵠鶬鸛鳧鷖鷺鷗鳧朝發而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
雲集霧散於是後官華輕轂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社
簫帷鏡清流靡微風瀺灂淡淨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響
厲天鳥羣翔魚鱗淵裕曰鵰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
鴛鴦御繒繳方舟並驚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
濟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之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作者之所興采游童之謠謠從臣之志詔頌千斯之時

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鼎食服先曜之軌軒冕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
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東
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窮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
夸管室保界河山信識阻襄而知始皇奚鳥睹大漢之
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原也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聖賢得而言焉當此之時
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違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

蕭公權宜以拓其制將豈非帝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以平
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幾亡鬼神泯絕鑿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未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
紀也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秘寶帝文赫然發憤
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末蠲因造化之溟濛體元立
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武育群生恢復疆宇勳兼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軫紛綸后辟治近古
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
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胳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
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
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利用也帝功帝也襲行天罰應天
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順動也昭事上帝遷都改邑有殷宗中
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

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憲章乎貞觀士君子封岱勒成儀炳乎出宗揆六經而校德駁古
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謹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
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衮龍之法服鋪鴻
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三五之人神之和允洽叠神之序既
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
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翎翎翩翩魏
魏顯顯翼翼漢京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
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百踰儉不能侈外則
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雲草
以毓獸獸制同乎梁驎義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
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
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
鱷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鮮鑾玲瓏天官景
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蠻御方神雨師洒灑風伯清塵
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
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
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誓屯駢部

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鋒伐鼓申令三驅輸
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矢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
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走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
不極殺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
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
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儛仰乎乾坤參乎
聖躬自中夏而布德暨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
濱北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別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
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帝來賓
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
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
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
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
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
竹鍾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詔武備泰古罪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僭侯懽離罔不具
集蕤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燀煴調元氣然後
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久沐浴

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忘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
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捐
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
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
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
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
目弗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王
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
錯俎豆莘莘干舞上歌頌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饗射

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感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
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
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昨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
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衛孰與
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
若四瀆五嶽帶河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
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
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

翼翼濟濟也子徃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
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氏之無外也主人之辭
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憬然意下捧手欲辭
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實既卒業乃稱曰
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
請終身而誦之其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
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
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徃荷與緝熙允懷多福其辟雍
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觀者如堵
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
化惟神永觀厥成其靈臺詩曰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
動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
甘雨百穀湊湊庶卉蕃蕪屢豐年於皇樂胥其寶鼎
詩曰嶽脩貢芳川效珍吐金景芳歊浮雲寶鼎見芳邑
紛縕煥其炳芳被龍文登祖廟芳享聖神昭靈德芳彌
億年其白雉詩曰啓靈篇芳披瑞圖獲白雉芳效素烏
嘉祥皇芳集皇都發誥羽芳舊翔英容絜朗芳於淳精

章皇德弓倅周成永延長弓膺天慶及肅宗雅好文章
固俞得幸數入讀書曾孫不幸或連日繼夜無行巡符輒獻
上賦須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
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
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
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今固撰集其
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
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愒
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
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上嘉納自惟思
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亢事匈奴綏御之方其
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
或屈服而致之雖盈伸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
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重出使
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
廷爭連日異同紛紜多執其難少言其異先帝聖德遠
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
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晉月氏自遠

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糜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

學立制宏亮洪誓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
明之戒也雖前世皇孌衡旦蚤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
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抖擻而未
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燡朔益奔分不蓋其
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干德不台淵
穆之讓糜號師矢敦舊摛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
克讓之歸運蓍爰上之烈精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
乎嘉德帝者之下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
度其時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
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人命朗
黎崇之不格至于三五華
其師華滅天邑是故義
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
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
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
矧夫赫赫聖漢出魏魏唐基
商陶周然後宣二祖之業
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

形弧黃戚之威用討羣穎
京邏鎬亳遂自比面虎離
而不敢武稱未盡濩有慙
斯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龔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
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迫而不

泯微胡瓊而不順故天顯
睍聞遺策在下之訓匪薄
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
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
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
作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
朋薦論之士而不傳祖宗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
且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
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
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闕
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
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
著朝夕坰牧日月邦畿阜
素雉朱烏玄秬黃鬯之事
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
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

沈肅雅鞏臣之禮備是以鳳
用馴毛宗於外囿優縟文皓
皛露霄零於蓂莫三足軒翥
於神舍應圖合讖窮祥極瑞
福與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
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
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

之秘寶以流其卜占夫圖書意
也體行德本正性步逢吉下
性以和神荅三靈之繁祉羣
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
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十
閎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三
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
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
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籙之

故發心術之及[illegible] 曰逮者競因此捕繫囹圄遂死獄中
時年六十一 [illegible] 責競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
戲應譏註 [illegible] 考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
篇

第五倫字伯魚 [illegible] 非 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 竿爲[illegible]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
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衆引彊持滿以 [illegible]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
吏後褒坐事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
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
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爲道士
後交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
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
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
讀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耳等輩笑之曰爾說
將將謂州將將也 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

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工
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
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
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鄉爲吏等婦公不過
從凡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
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
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薪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
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
食牛肉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
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
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
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
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嘵呼相隨日纔行數里不
得前倫乃爲止亭舍陰求船去衆復追之及詣廷尉吏
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日夜不時顯宗方寵梁松事亦多爲
松訟者帝愚之詔公車遣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
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録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

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揚鄉佐玄賀賀後爲九
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歷職
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吏民富實貢獻不絕多至二
千萬皆鮮車怒馬謂馬之肥其氣憤懘雖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
求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世以爲知
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遂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
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爲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

損其權上疏曰書言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傳稱大夫無境外之交士不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
鍾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實宕其後梁
貴人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
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警諸外戚曰若身待士不
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臟書諸紳帶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臣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公賜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
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

尉光臘用羊二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十斤臣愚以爲不
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
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
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戎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
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
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
下至孝恐卒有纖介幷加以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
郎多賜財寶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玄弟爲馬氏妻
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苟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
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中郎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
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書奏並
不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
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
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討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
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勿煩而奸吏因緣侵刻不止者各在俗敝羣下不稱
故也光武承王莽之後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
風化今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馬協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
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
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
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
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
史太守以下巡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
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旨可但
喜論田里不可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及諸馬得罪歸國
而貴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賁憲以椒
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
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驕豪禁錮之
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敗賁雲集
其門衆咻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之所從生也二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
酒也詖險趣竅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
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等保福禄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願
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
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善此性質慤
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醞藉
少威儀才以此見輕或閉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
與吾千里馬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
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
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
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illegible]寵以二千石奉終其[illegible]

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
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副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
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屢也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
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倫曾孫種
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
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
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
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
稿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尋其將鼓不鳴流民歸之者歲中

至數千家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
子匡爲濟陰太守貪鄙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
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
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
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
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
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怖朝廷嗟歎
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
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
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
禍福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
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刻孫董棲爲朔方太守稽怒
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
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
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久矣第五使君當投冠闕上而單
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
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
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

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罷於閭甄氏數等錄州從事藏妻上書爲種訟寃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專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文也符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

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私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覧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舁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邑人防廣爲父報

雖繫獄其母病疽廣哭泣不食意懽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潰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礼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

繫政當當車陳諫般樂游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上天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色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善宮室少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意今冠復勿謝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

胡子謙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毅以避誅責唯袁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悌經術郊祀天地敬畏鬼神憂勞黎元勞心不怠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姓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治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

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音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父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三十萬藥餌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當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思漬反妲丁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出省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給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甘谷少學著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威武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樂侯進戍拒院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

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
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詐調伏波
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
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
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
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
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喪葬不
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
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
守郡多虎暴數爲民害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麋鹿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
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
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
檻穽削除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
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
稱遠近洽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
女以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歲歲改易既而不敢
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

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永平元年遷栗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常删剪疑事帝以為有奸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二心若屈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

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時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騶養馬者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字伯忠父京以丈夫侯尚

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
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
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竝以為人臣有節不
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
忍遠離比年朝見父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
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
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鸞
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
削黜衍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
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
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
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羡等六王皆妻子
戚家官屬備具富貴就藩國為子孫基阯而宅第相望
父槃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
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
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

遣康焉各歸舊國令差等遠就便時以示衆望帝納之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
因欲還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
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
下彊者爲雄弱者屈伏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
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故因其來降羈縻交通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
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德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
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
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歸北庭則不得不禁
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
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
扞藩衛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
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
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
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貪執
縱放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

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

寒朗字伯奇（寒高氏小史作蹇）魯國魯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楚獄顯忠王平等（辛氏圖）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黃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物色謂形狀也）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狡事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乖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陛下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坐族滅一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姦惡大故臣子所宜

同族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耆一連十耆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得失皆跪言舊制大眾禍及
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喜甚及其歸舍口雖不
言而仰屋竊歎莫不氣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
陳誠死無悔帝意少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
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
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
以朗納忠先帝拜為勃海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
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

上書陳朗前政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
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
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世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
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
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
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
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
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

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
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
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臣致禮
暉遂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
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
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
恐以財貨汙君令而相送明吾非有所愛也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
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橋吏慢不奉法蒼坐
朝堂漏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
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
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遂以
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
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
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
有所援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
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因即時僵仆吏民畏愛爲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叔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
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
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資贏者鄉
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
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
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頠恢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恢之暉曰堪常有知
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
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
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士共義烈如此元
和中肅宗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
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
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
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諤之志
邻無退思之念惡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
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

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鬻古糶字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
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
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
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
姦盜識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
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
稱疾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
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
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
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
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
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
布百疋衣十領後遷尚書令以老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
十萬和帝即位嘗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頌之病卒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年五歲喪
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眺學銳意
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
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
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
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
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
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
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
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
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
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
陽摧抑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授
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
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
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
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忍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
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倍南山坐平原也誰能

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兒宜急誅姦臣爲
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
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垂其任者惟
將軍察焉又薦种暠巴等而明年嚴鄷謀立清河王
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于野之言
爲應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
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
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喪之如
師其尊德樂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
作崇厚論以明所守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
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
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
日爲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吏俱匱
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
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人祿掠剥割彊令充足公賦
既重私斂又深牧宰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

虜或絶命於筆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嘆
嗟誠所不忍聞也往者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而馬兔之
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閒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清靜外内同力僅乃討斃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
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
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興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
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
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

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怨使挾文奴之吏無所依
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
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放曰滋遂復賂遺左
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
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
然亦不甚罪迫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户百
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
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
相見冀部令長閹穆濟河顧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權宜盡誅賊潗帥舉劾
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瑮
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
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
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
弛刑徒朱穆奮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
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
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
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
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
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梧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
柄手搆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饑隸富於季孫呼嗡
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
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
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
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推薦者於是
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
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

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
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
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
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
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世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
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
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故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
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
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庶慕機密守死
善道宜崇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
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
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初穆父
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
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

將殺之恢年十一當備父書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
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爲河東太守恢
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復求以事被考諸爭子皆
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爲名儒性廉
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
請恢恢絕不荅後仕本郡逮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
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託
無所容同郡揚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
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
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就徵而退諸公多其
行遣辟之遂皆不應後徵拜議郎給事中騎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爲尚書僕射是
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書縱舍自由恢
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
之寃第戔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
而恣其不附己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
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遂上疏諫曰臣聞
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柄以執盛爲咎伏念

著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晉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府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當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節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鸑鷟鵷雛來巢昭公有亂侯之兒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識焉今異鳥翔於殿屋庶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苔居荷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虛敞奏記由曰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寇害中州內郡公私困竭而國家賞賚過度帑藏幾空州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財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濆費賑卹貧民天下立應由不然無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由不然用時疫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

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統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衆物
天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兵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譽皇
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
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
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往城郭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世鎖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懷懼不虛
言也近世外戚富貴父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
未遑政事諸舅宜盛盈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
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
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逼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纘經轅
者百人衆庶傷痛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
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爲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
千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
持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

著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晉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府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當引大體之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亂伏之兆西狩獲麟孔子有所檻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識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居

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虛敞奏記由曰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寇中州內郡公私困竭而國家賞賚過度帑藏幾空此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濛費賑恤窮使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由不然用時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

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
肺腑芎土藩臣來平大憂上書
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
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
事三公不與盜賊昔陳平生於
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
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
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
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
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
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此二辱
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
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
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
絕里臣雖斗筲之人誠切懷悒
爲百寮儀表今衆軍在道朝廷
京師翁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
時遂以實憲爲車騎將

又說由曰劉暢宗室
報親在武衛致此發
主名不立敞備數股
其變而二府以爲故
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
夫各得其宜今二府
縱姦慝莫以爲咎惟明
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
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
復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
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
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
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
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
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萬
百姓奢侈僭逼誅戮無罪疑心自
令者論議之言匈匈咸

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
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
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數陳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緣
緣塞其消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也又駙馬都尉環雖
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
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
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

南太傳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焉
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
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
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
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謳養
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皆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
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
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
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
將常忽疾中常侍蔡倫倫甚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
嚴肅微疾不瘳後鄧皇后上太傳禹家敞起隨百官會
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鄧虔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傳禹之宗也父部中興初以功封鄙侯仕至勃海太守虔少厲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虔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

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頒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處不頒祭而賜酒賜羊一頭酒一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案漢無關中侯當作內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子位天子親臨其喪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君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殁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汲卒吏民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中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冤枉豈危我哉遂

鼓檄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悦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脩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户室廬相屬禹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内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吏以下莫不震肅求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道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迴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給帷帳絲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無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宜兵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石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

錢布刀劒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
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
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
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
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止宿臣
等誠切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戰清道而後
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
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
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
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
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
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
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
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
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
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
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

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
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
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
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
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
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
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
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言關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

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
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
臣以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
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
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
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
年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録尚書事
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
千一百户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

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閒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有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滅者以相殺之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爭得失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蕩以繁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開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二公廷尉蠲除其弊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援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眷生秋殺天地之常春一物祐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心下民若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

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疾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陽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窮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牖間窺占察之仍指廣以白雄遂察舉雄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

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
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鄭處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
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真人猶
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俱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
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鈐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
猶汙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
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
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以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度敞上書駁之曰
臣等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郎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章奏廣復與度敞上書駁之曰
臣等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郎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章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
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
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
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
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

以致德貢舉之制莫急而今以一臣之言剋庚舊章
便利未明衆心不厭愆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
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剔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
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
覽擇勝否詳採厥衷以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
職尚書史敞等薦廣略深茂堪能撥煩宜試職千里
臣寧方國廣興機事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
免後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
崩代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
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
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爲太尉延熹二年
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
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尉陳蕃參録尚書事復封故國
以病自乞會蕃被誅復爲太傅總録如故時年已八十
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慾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
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

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於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作大傅其所登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illegible]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門給東園祕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益文恭侯集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纕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三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嘗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表安亭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庶習孟氏易平帝時

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求平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逼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威嚴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往復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

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
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
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
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
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
臚鄧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擧奏安等上印綬謝
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以衆
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
尤邪深謝其各冠復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

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癸未即位竇太后臨朝
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帝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
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
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私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諍竟上太后不聽衆皆爲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
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法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
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望
朝有才力者漁陽鷹門

上谷三郡名遣吏將送詣景守有司畏懼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賦斂更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相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夙恨但以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右賢王薁鞬日逐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憲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荒虜非謂可求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比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丑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公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強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窓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北虜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不至遼東不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予言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深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鳴大謀全盡北虜輸瓦畢圖更立新庭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氣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

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鞮爲單于後遂
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
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
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
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
此地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
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歙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
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
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
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鹿鹿祖禹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
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禽第五倫未蒙顯贈
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
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
邑五百户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湯
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

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參議增封三百户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非他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和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敞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龕並爲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

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槨在後魂魄飛遶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常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毀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內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陳哀其文朝廷以此薄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光祿勳

盱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

徐穉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外內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趙郡王龔河南尹祝恬不肯從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彭孫閎字夏甫少厲操行善身脩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時賻縑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廬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隆並貴盛數饋之

無所受閉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宦豎擅朝政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閉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殁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閉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閉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

宋忠弘節操皆亞於閉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某輩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疾自絶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弘字紹甫耽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著少有志節嘗舉孝廉以

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人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
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舉觀乃稱損爾往郡焉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
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衆以百數永平九
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
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
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
匡正之辭以嚴恩憚及肅宗即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
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
意不自得乃上疏辭讓詔報不許賜裝三十萬令亟之
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彊長吏
有殺盜徒者酺輒察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
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前
太守瞿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
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
父俱從都尉行縣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
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竟不能

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行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問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洽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實景景後復位遷亦疑酺與鄭據小人爲朋侵寃聞其兒爲吏放縱狼籍而真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撤言勢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御意以報私讎會有赦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實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騎候海等五百餘人歐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從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盲刖臧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實太后詔報自公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實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志不及大體以爲實氏雖

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
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
實君辜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
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
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勑
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
能相恐其逼切必不完免宜
感酺言從瓌封就國而已永
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

代尹睦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
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
得疾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
不和萬民失所朝廷望公思惟
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
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
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
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
奉酒上壽極歡卒日眾人皆
哀之及父卒既葬詔遣

使齎牛酒爲繹服後以事與司
隸校尉曼稱會於朝堂
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
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
各實其掾吏酺本以私言不意
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
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
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
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
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
可知公門有儀不屏無
鞫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
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
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
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
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
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
拜爲光祿勳數月代魯恭
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
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
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
下以儉吾爲三公既不能宣
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
不務節儉乎其無起祠堂可
作墓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
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
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
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
陽鄉侯拜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
高侯潁高之後也世爲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
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第以

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曲召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親事出入二年令無違妒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郡職遂成禁錮顯宗知冤為尚書令與僕射鄧晨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漆文陳寵濟南惟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推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劉暢於上西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雍按甘艾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匈奴以贖罪棱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誅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

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
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舂莊朝數薦舉應順呂章周紆
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與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
不休沛帝以爲憂國忘家
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榮
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
等亮子輔妄帝時至趙相
政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
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
府安數與議論甚器之及安
北單于事皆榮所具章竇氏
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
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爲竇
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
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郡
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
心節左轉其令歲餘以爲

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如
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與爲
尚書陳忠上疏薦興博物多
爲尚書郎卒與子景字仲
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嘗
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
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
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
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
即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
聞長於辭命於是詔拜興
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
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
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
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
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
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時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
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
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
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山
責令遷太僕衛尉六年代
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
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
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
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
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
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
以子忠少歷列位累遷
子充塞列位景初
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
一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
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
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

大司農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官歸兄羊好賓客雄江
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京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
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之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
太尉録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徵獻帝東歸洛陽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
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衆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
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
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

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
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
濁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
鉞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今彭專軍別將與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
今彭專軍別將與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
漢制祭戎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
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
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
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

殺人何謂罰金鄭曰法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鄭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鄭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鄭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皆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鄭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成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後者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滌而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鄭奏讞法科多所生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第子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拜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傳三公奏鎮

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音宣
顯爵土以勵患貞乃封鎮爲定穎侯食邑二千戶拜河
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
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
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
追思鎮功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子禎亦以
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少明習家業兼好儒術有名
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
至司隸校尉城安鄉侯鄭玄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
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
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
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
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
辦不問時日鑿巫皆言當滅族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
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
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脩繕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
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
下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

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比徇焉終不言
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驚留止還觸歸
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
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父咸成哀間以律令
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
忌寬事誅不附己者將武勲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
秉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
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
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真後
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
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
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正監
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昱是
時三府掾屬零當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當先入獨
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鄰曹掌
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籠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疏言其害帝乃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當盡三冬之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

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

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爲殺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
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
興改從簡異蕭何草律李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
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
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
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貶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若不

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
廷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驕橫有司劾奏憲薄罰贖金
閭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政雅常銜寵乃白
太后令與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鄧德素敬寵說
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聞故久留臺閣
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
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泰山太守後轉
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更多姦貪比訟日百數寵到

顯用良吏王渙譚顯等以爲腹心訟有目減郡中清肅
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
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亂時此下多死亡
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
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及賓憲爲入將軍征匈奴公卿
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退者希寵與中山相
汝南張彬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
大司農彬大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
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自爲奏每附經典

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
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曰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
六百一十一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
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五十八事千九百五十八辭千
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著於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
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
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

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謬失因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慶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鄉侯五百户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疾卒無子國除寵子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審諦詳刀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名後遂寢而昔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制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救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

是公車禮聘良㢘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
上封事悉以詔書既開諫諍慮言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
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
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咨
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
風響應爭爲切直靡諱異策宜輯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
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
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
有詔拜有道高第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 蔡常侍

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之愛信阿母王聖
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漏而未敢陳諫乃作縉紳先生
論以諷文多故不載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
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吏相飾匿莫敢斜發忠獨以爲
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
殺傷而州郡長吏莫以爲憂且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
覺不務澄清至有逗撓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
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其亡其大彰

署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賊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定科條勑爲詔文奸勑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道過差令勑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關還職思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徑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悉上疏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騫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寃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創制有孳善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

興維承襄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
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礼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行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
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
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矣宣暨不便之竟寢忠奏而
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父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黄
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奢所經
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
心上疏曰比者陰陽變動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
汚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
并涼二州羌戎叛亡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匱自西徂
東秔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
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涖
不嚴臣下輕慢責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
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北遣中使致敬昔陵
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
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

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劄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使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霑霈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二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劾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

納說方進方進自引不蒙上天之福徒垂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欺詆爲先丈慘言醜有垂章憲宣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襄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竇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illegible]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

秦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竇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陳成其惡遂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阿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共劾奏之及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

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超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懶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不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乎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

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長爲豺狼食耳爲之奈何
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
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
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
初夜遂將吏士奔虜營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
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
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
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告鄯善侯廣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侯乃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
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
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
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
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
于寘王廣德新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

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遂遣吏田慮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遣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勤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
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
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
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勤疏勒両城自超去後復降龜
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
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
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
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
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
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竊自惟念卒伍小
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
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鉞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六國號爲斷匈奴
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奉
貢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前與官屬三十六人
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
歷於今五載胡夷情數

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達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致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及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

年之觴薦勳祖宗和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莎車以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司吏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

焉別遣衛候李昆護送烏孫使公 昆弟賜大小昆彌以下錦
帛 李昆始到干寘而值龜茲攻破 勒恐懼不敢前因上
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 擁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非 參而有三至之讒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支帝知 超忠乃切責昆曰縱
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 何能盡與超同心
乎令昆詣超受節慶詔超若昆任在外 者便留與從事
超即遣昆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 超曰昆前親毀
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 更送侍子乎
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昆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
邮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
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
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
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
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
與康居婚姻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
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
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

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蠱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忠果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執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繕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奉貢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謹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

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戴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錦綺各十匹金銀各二斤錢二十萬文奉牛酒迎超超詰慢支曰汝前攻殺都護今欲何求慢支奉牛酒迎超超詰慢支曰汝前攻殺都護今欲何求慢支曰願得都護還治龜茲復尉犂危須二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賜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喜於一時迎賜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喜於一時雖匈奴侍子而今秉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六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迂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上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懸

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著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
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
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著王廣嚴王汎及北
鞮支三十一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
士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
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汎廣等於陳睦
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
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
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

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
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冀罹寇害乃命將
帥擊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
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
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
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蔥嶺迄懸
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緩其人不動
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
租賦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

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曠野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尸喪在冬勇月見丰上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

塞天恩逼於歲暮六馬齒索纏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
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
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
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
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
蒙省録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
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九關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
舍卒之憂超得長蒙父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
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
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
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
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葬骸妾雖賤妾猶婦人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
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
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
卒年七十一朝廷愍焉使者弔祭賵賻甚厚子雄嗣初

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
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
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
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
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
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
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有奇
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
超所戒超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
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辛于始嗣尚
清河孝王女陰成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
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援刃
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棄市超少子勇字宜僚少
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
敦煌迎都護及西羌甲卒前後因罷都護後西域絶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
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都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
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比

道鄯善王急求急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虜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

實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閻勇曰今
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
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侵擾故外
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
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
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鐘顯廷尉綦毋參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
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
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
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
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
則虜埶必弱虜埶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
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
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之後屆就北虜緣邊之
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
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
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

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逼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惡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三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十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開通還屯疐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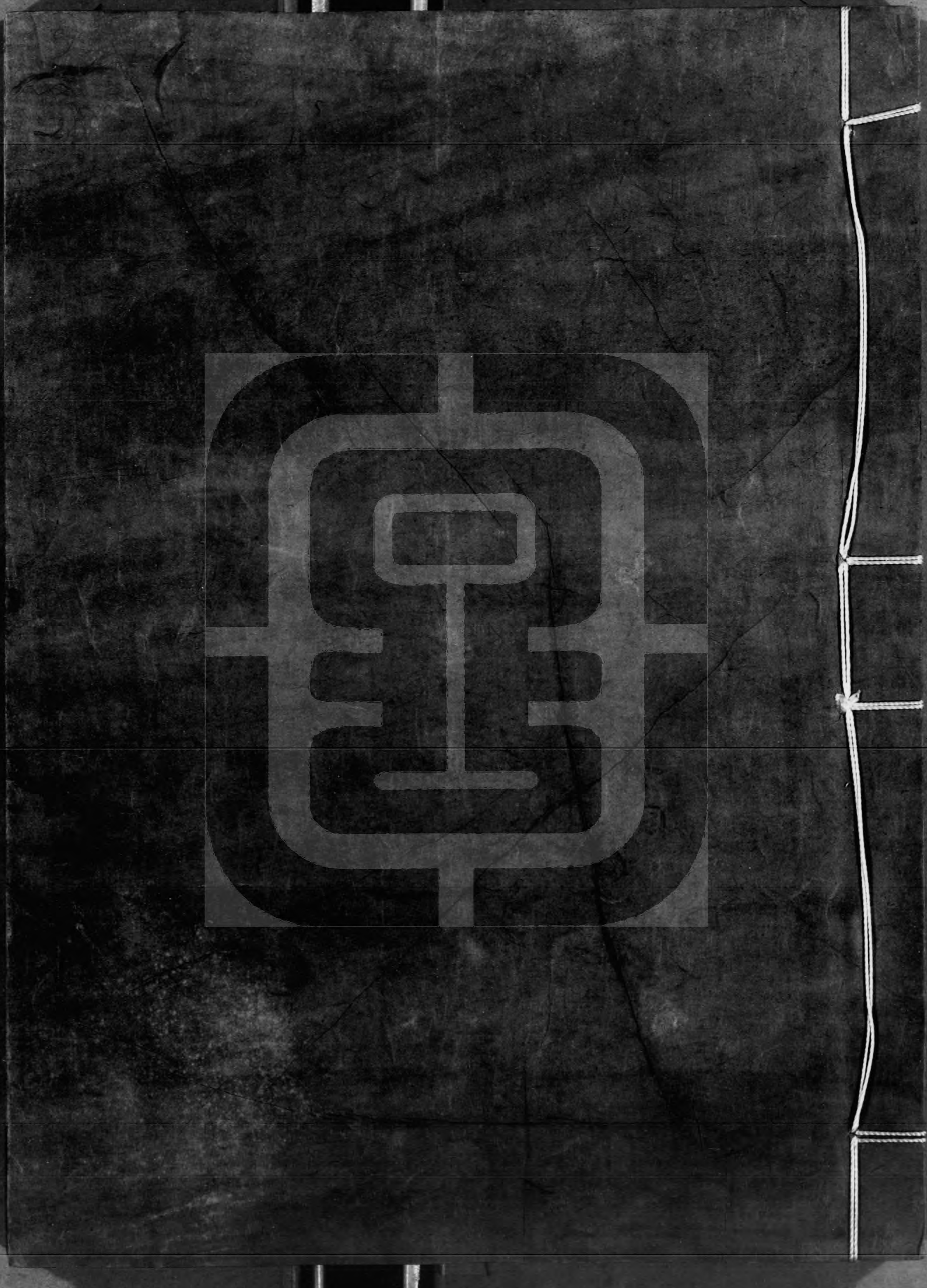
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
沒慶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丹彌王亦更立
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
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
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
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
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

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
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
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
而朗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
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詐遣使乞降張朗徑入
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人詣闕貢獻朗
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
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

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降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冤輸
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實氏既滅和帝知為憲所誣徵
憧除為郎中憧有勇氣嘗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
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憧行至河西會
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憧將
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憧未至而尚已得解會
徵高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
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憧以為不可固乃誦說龜
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
聽憧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
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憧等苦戰大
破之連兵數月衆胡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
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
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
有背叛吏士屯田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
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遂
詔憧留為諸軍接憧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尋

候殺略吏人憧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憧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復安憧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逼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憧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中郎將龐雄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遣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憧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輿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憧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稚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憧憧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憧及耿种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賢王詣憧乞降憧

乃大陳兵受之單于乃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獸
卒手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司農雄巴郡人
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
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
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
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
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
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
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初熙字孟孫陳國人
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
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
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皆臨瑾並
有政能皐陶才早沒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
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redacted]